

## 陈山：在历史卷帙中闪烁光芒

## 古迹

颜文祥

知道陈山的人不多，知道陈山就是客星山的人则更少。在一般人眼里，陈山也确实只是一座普通的山，在江南这样的山到处可见。而事实上，这是一座极为独特的山。它的独特不在于山的本身，而在于很久以前有一个人走上了这座山，作为自己最后的归宿地。这个人就是东汉高士严子陵先生。

陈山，位于余姚城东的凤山街道，不高，但十分秀丽。春里翠绿秋里金黄的稻菽在四周如浪翻涌，一条叫安山桥江的小河在山的不远处蜿蜒东流，几户农家散居在山脚边疏疏落落的绿树间。袅袅炊烟升起，山上的苍松、翠竹以及满山坡的杨梅树，恍如一幅诗意图卷的山村风情画。若登顶四望，向南，余姚城区历历在目。向东北，慈溪市区林立的高楼尽收眼底。真可谓“一山览两市”。据传，宋时名人陈襄子孙散居山下，此山便叫了“陈山”。清代诗人郑性曾赋诗一首：“姚邑东偏耸客星，十分孤秀十分青。看花雾眼看山雪，几度经过过少停。”

的确，自古以来歌吟陈山的诗词不绝于耳，但这并不是人们把陈山看得很伟大，而是人们极为敬重与这座山血肉相连的严子陵先生。假如山上没有子陵先生的足迹，那么，陈山只能是一座普通的山。正是因为山上融入了子陵先生的学识、品行乃至最后的骨血，陈山在历史的卷帙中才闪烁着光芒。

这一点，陈山又叫客星山可以作证！

作为余姚“四先贤”之一的严子陵先生，在《余姚县志》人物传中有姓名可查考的第一人，然而，关于子陵先生的事迹，流传下来的却不多。在屈指可数的史实中，我们约略知道子陵先生出生于余姚的菰塘堰村，是一位淡泊名利的高士，为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。有一次曾把自己的脚搁在刘秀的肚皮上，刘秀竟无半点微词，于是民间就有了“客星犯上”的说法。其实，子陵先生最让后人敬重的，是他的人品！

子陵先生不愿做官，喜欢在富春江边钓鱼，好不逍遥自在。他的这一“钓鱼人生”，着实让后人尤其是仕途不如意的人羡慕不已。名相范仲淹来到子陵先生当年钓鱼的地方，挥笔赞曰：“云山苍苍江水泱泱，先生之风山高水长。”范仲淹此言一出，把子陵先生的高风亮节推崇得无以复加，子陵先生一下子成为不慕富贵、不畏权势、两袖清风的知识分子的典范。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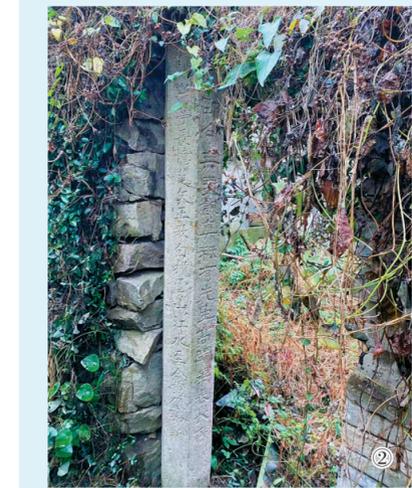
## 掌故

胡嘉成

穿山半岛上的古镇柴桥，依山望海，自古与外界的交通便捷，有陆路也有水运，镇内曾有每天往返宁波的内河客货航船。自明代起，柴桥就是周边地区农副产品交易的重要集市。清乾隆年间，设定农历逢“一、六”为大集市日，“三、八”为小集市日，柴桥更成了周边地区海鲜及农副产品的重要集散中心。20世纪四五十年代，它还被称为“小宁波”。

当年柴桥主街的“上街头”有一家从事海鲜集散的“十三行”商家，其名头响彻周边和下山（当年对舟山群岛诸岛均称谓）地区。“行”是人们对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店铺的传统称谓，如米行、电器行等。这家海鲜集散商家称“行”，足见其规模很大，而数字“十三”指的是营业店铺“门面”数。

当时柴桥有天一街、西横街、鱼山街、后街、桥下街、主街等商业街，其中长达500米的主街，南起柵栏门口，自南向北过横跨芦江河的柴桥，至石柱头的西横街口折向东北，止于原薛家桥。主街上有上街头、中街、下街头三截称呼，上街头约200米长，从柵栏门口向北约120米有一条蒲鞋弄，再过去50米有一条茶亭弄。“十三行”就坐落在蒲鞋弄口至茶亭弄口之间的近50米的街区中。虽然每家门店都有负责人“阿大”，但因各门店



①位于余姚市低塘街道黄清堰村的“高风千古”牌坊。  
②陈山上高风亭残存的一根石柱。  
③余姚龙泉山西麓的严子陵雕像。（余姚市文保所供图）

后，自然也成了余姚“四先贤”的首位人物。

想当年，范仲淹写《严先生祠堂记》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刚遭贬，远离政治中心，做了建德的一个知州，但他说的话很有分量。于是，小小的陈山因为子陵先生，不但有了高度，更有了厚度。

为后世津津乐道的，是子陵先生那种与内心契合的生存方式。中国文人常有一种近乎矛盾的心态：一方面满怀拯世救国之志，渴望在仕途上大展宏图；另一方面又向往过一种逍遥自在、自得其乐的日子。但真正能走上仕途的文人毕竟是少数，因此，有个性的多数中国文人只能或行走江湖，或归于竹林。他们虽有一颗忧国忧民的心，但当权者对他们几乎熟视无睹，因此，他们的内心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无奈与悲

哀。但子陵先生显然是个例外，从来没有一个文人能像他那样，既受到朝廷的厚禄礼遇，又能使自己悠然自得，逍遥自在，张扬着自己的个性。

子陵先生钓鱼，钓的就是自己的活法——旧时文人像是潭中的鱼，钓者就是当权者。当权者知道潭中有鱼可钓，钓上来可为我所用；鱼也知道有人在垂钓，但就是不上钩，在钓钩边自由自在的生活着。旧时文人渴望做这样的鱼，既能保持自身的独立，又能被朝廷所重视。

不过，在我看来，这一点应在其次，子陵先生最让人敬佩的还是他的气节与风骨。他不贪高官厚禄，坚辞王莽之聘，抗命新朝，洁身自好。以致历代文人对先生的为人处世之歌吟不绝。毛主席则有“莫道昆明池水浅，观鱼胜过富春

江”之句，侧面书写子陵先生钓出的那片秀丽风光。

比之富春江钓鱼台，作为先生归宿之地的陈山则显得默默无闻。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。以前，陈山是很风光的，山上亭榭楼台牌坊极多，山顶曾建有“高节书院”，望柱上有一副气势不凡的楹联：“何处是汉家高士，此间有天子故人。”但如今那一平如砥的山顶上，连断墙残垣也不见了，偶尔在野花丛中可见几片瓦砾。这种衰败在清代已露端倪：“云台功业古今稀，不及先生一钓矶。家在舜乡甘侧陋，名垂汉史转光辉。”这是不是可以看作后世的人越来越把过程看得比结果更重要了？

我不敢想，陈山以后会不会被人们彻底遗忘，真的回归为一座极普通的山。

## 阿拉宁波话

赵淑萍

甬剧《守财奴》里有很生动的一幕。儿子揭老子的短，说：“他在家喝老酒是嘴巴碰一碰，在外面喝酒（别人请客）是一髯。”于是，老子在骂骂儿子：“多嘴，多嘴糊孙。”

这个“多嘴糊孙”是指瞎七搭八、好到处插嘴发言的人。宁波话中涉及“糊孙”的还有好几处。比如“呖脚糊孙”，试想，没了脚的猴还能干什么呢，这就指做事无所依靠、缺乏工具或帮助的人。“糊孙屁股”好理解，说这人好动，坐不住。还有一句知道的人就不多了，“糊孙牵胡羊”——意即带着人群瞎起哄。

除了“糊孙”，还有许多以动物为喻体的称谓。个子小、眼头活络而不吃亏的人叫“钻仓老鼠”；不知转弯、不懂变通的人叫“直头牛”；到处乱跑、忙个不停的小孩叫“好日黄狗”；极其懒惰的人叫“狗筋懒断”；拙笨、不通人情世故的人叫“凿头猪”；到处游荡、无拘无束的人叫“放山野猪”；怯生的人叫“生头小鸡”；不修边幅的邋遢女人叫“赖脚鸡娘”；吵架或斗嘴没完没了，被喻为“鸡鸣狗吠”；性格暴躁、一触即发的人称“猴急虎跳”；阴险毒辣的人叫“闷洞老虎”；途中突然耍赖、不肯行走的叫“装赖羊”或“耍赖羊”。

此外，宁波人爱吃海鲜、河鲜，吃着吃着就创造出一大串富有地域特色的词语。曾经，一位阿婆指着一个小面色黝黑的小孩说“乌贼肚肠”。当时我一愣，这小孩也没做什么错事，即使做了错事，也不能这么苛刻地骂他黑心肠呀。没想到，这个“乌贼肚肠”仅仅指他生得黑而已。宁波人嗜蟹如命，当然对蟹的习性了如指掌，用蟹来比喻人也是“一矢中的”。形容那些宅男宅女用“洞底沙蟹”；“死白蟹”指精神萎靡不振、没有劲头的人；女人要没了丈夫，就没了依靠，称“呖脚蟹”；脱了脚的毛蟹还爬得动吗？于是，“脱脚毛蟹”或“褪脚毛蟹”就用来指没能耐的、落后的人；“泥螺”呢？对别人的劝告无动于衷，一脸茫然，称为“翻白泥螺”；再讲“鱼”吧。一个人病恹恹的，被称为“生病黄鱼”；而没有负担、逍遥快活

## 风物

虞 燕/文 顾玮/摄

在江南民间，蓝印花布是一个文化符号。有朴拙素雅的日常之美，又婉约清新如宋词；是百姓的实用生活品，亦成为江南画卷里一种独特的景致。

电视剧《似水年华》里，乌镇晒布场高杆林立，晒布架呈阶梯式排布。阳光下，一幅幅蓝印花布瀑布般从云天直泻而下，简约的蓝白构成多种寓意吉祥的纹样。风吹过，花布飘舞，如仙女挥动水袖。蓝底白花，白底蓝花，仿佛把蓝天白云搅碎了，抛洒于空中。那些形状多变的点和笔断意连的碎线，不停地闪耀、跳跃，纷纷扬扬，美得惊心动魄。

蓝印花布涵盖了一系列手工制作，画样、刻板、上油、刮浆、氧化透风、染色、刮灰、固色、清洗、晾晒……每一道工序都是与自然对话、协作的过程。蓝印花布源于秦汉时期，兴盛在唐宋，而到了明清，则“靛蓝人间，衣被天下”了。纹样逐步吸收了剪纸、刺绣、版画、木雕等艺术形式，含蓄质朴，饱含浓郁的民俗风情。1000多年来，蓝印花布不知装点了多少平民百姓的日子，“喜鹊登梅”的襖裤、“鱼戏莲花”的肚兜、“龙凤褂”嫁妆、寿庆时的“福寿禄”帐檐、“岁寒三友”的窗帘，还有衣裤、头巾、围裙、包袱、桌布……单调的蓝白两色，却是生活里永恒的诗意和亮点。

蓝印花布里蕴含了植物的魂魄。坯布的前生是棉花，而染料为草、蓼蓝、木蓝、马蓝、菘蓝等。其中以蓼蓝最为多用，蓼蓝的根即中药板蓝根，绿叶可作染料。取鲜叶发酵制取靛青（靛蓝），把布染成蓝色。《诗经》曰：“朝采采蓝，不盈一檐”，所采便是蓼蓝。荀子的“青，取之于蓝，而胜于蓝”，就是指从蓼蓝中提取的靛青之蓝，色泽更饱满明艳。可见，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染蓝技术。

用蓼蓝叶染布，初时颜色为黄，渐渐转绿，充分接触空气后，一点一点氧化，终成蓝色。植物是有灵性的，你调好温度、湿度，把控好时间，精心呵护，投入感情，它就会回报于你，颜色更悦目不说，还携带草木的清香。每一次染出来的蓝并不一样，或许同一块布的色彩也

## 宁波话里的动物

的人叫“宕脚差鱼”；生性活泼的人忽而不言不语、老实木讷起来，那就是“乌鳢鱼装假死”。

其他动物呢？只要是生活中常见的，在方言中就有所体现。宁波人似乎不喜欢猫，与猫相关的词基本不是什么好词。似乎什么都懂，实际样样不精通的人，叫“三脚猫”；老缠着大人的孩子叫“绕脚猫”；假哭的人叫“假叫猫”；而言行令人讨厌的叫“惹厌猫”（多指女性）；一个人如果交谈时无精打采、寡淡如水，就叫“晒熟眯猫”；只有一句话例外，“打熬猫不离灶”——意即小孩被大人教训了，很快又回到大人怀抱里，说这话时可是又恨又爱。此外，不会游泳的人叫“燥地鸭”；瘦小局促的人叫“绝落僵鸭”；说话叽叽喳喳、吵吵闹闹的人叫“稻熟麻雀”；阿谀奉承、依附权势的人叫“饭馒头苍蝇”；又懒惰又经常在外打混的人叫“懒黄泥鳅”；歪守着小地盘坐享利益的人叫“埠头黄鳝”；不安分、瞎忙活的人叫“跳谷蝗蚱”。宁波人的心就是这么细，眼就是这么尖，那些田间地头的大大小小的生灵都不会在嘴边“放过”。

曾经有一次我上课时，作业布置得多了点，学生就在下面叫。我不好直接批评，就开玩笑说：“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。”可另一次，我听一位老师说：“今天这消息一宣布，嗨！田鸡倒翻翻。”多形象、多生辣！我从心里说：“服了！宁波话！服了！老宁波！”

## 蓝印花布



不均匀，却自有一种天然的美。就像大地上的每一朵花、每一棵草，未经刻意修饰，纯属妙趣天成。

蓝印花布那旧日的蓝与白，细微的冰裂纹交错、渗透，边缘挂染痕迹犹在，这是手工印染的特征。不像机器印染那样稳定，它上面的每一个花纹都带着自然的脉络，稚拙、粗犷，成为独特的存在。虽无法与蓝印花布直接交谈，但我通过它，嗅到了乡野的气息，窥见了时光的表情。

我想起了祖母。祖母卧房里，一块蓝印花布盖住木榻，另一块铺于床沿，颜色暗暗的，像是洗旧了，记不得上面的花纹，只觉得古朴静美，又温暖妥帖。祖母把我抱起，放在床沿的蓝印花布上，依稀樟脑丸的味道。而后，一只蓝边碗递过来，盛有雪糕、雪糕细腻光滑，色泽焦黄，咬一口，实在香甜。对面木榻上也有一只蓝边碗，豁了口，看上去与盖于木榻的蓝印花布甚是相配。碗里泡了榆树皮、水黏黏的，每天清晨，祖母用梳子蘸水梳头发。祖母的卧房总有一种沉静之气，我吃着吃着雪糕，便倒在床上睡着了。

在万物变化急速、嘈杂张扬的年代，我更喜欢缓慢内敛的事物，蓝印花布从悠远的时光深处走来，气质宁静、安详。就像一个人，历经无数过往，然后，平和地承载起所有悲喜。

## 柴桥“十三行”

和金额，让账房先生及时记下一笔账目。

“十三行”经营的，除了新鲜的海货，还有鳊鱼鲞、黄鱼鲞、乌贼鲞、龙头烤等干货，它们事先经过人工剖肚、清洗、表面搓盐等加工工序，再经阳光照射而成。咸鳊鱼以及海蟹加盐捣春制成的蟹浆、乌贼膘肠（墨鱼蛋）、“三矾海蜃”等“咸磕磕”的海鲜产品，大部分出自渔港的渔民之手，小部分是鱼汛期供大于销时“十三行”自己加工的，准备在淡季售卖。由于也经营散发浓郁气味的干咸加工品，因此在柴桥及周边人们口中，“十三行”又被称为咸货行。

“十三行”的经营既有零售，也有批发，来批发的大多是挑着货担走村串户的贩。为了吸引顾客光顾，“十三行”还常年向顾客分发账册凭证。双方约定，顾客来店里的每一笔消费，无论是小额的日常需要，抑或是大额的婚丧嫁娶操办，“流水”记录即可，不用当场付款，只需在每年的上、下半年分别结算一次。上半年定在端午节前，下半年定在腊月廿三祭灶神的小年夜前。到那时，“十三行”派伙计带上店里的账簿，上门与顾客核对并收款。除账的凭证称为折子，是一个用狭长的白纸折叠成数十页

的小本子，大小犹如现今的扑克牌。持折子的顾客来店发生的每一笔买卖，都会由账房先生在折子上加以记录，记录的内容和店里账簿上的一致。顾客不用当场付钱，只要在账簿所记录的当日金额上按个手印，就可拿上折子和购买的鱼鲜回家了。

为了满足顾客尝鲜的小额购买需求，对于较大的整条海货，“十三行”经常化整为零地剖成小块，并按鱼体的不同部位明码标价。剖解成小块卖的有大鲨鱼、大马鲛鱼、大海鳗等，还有现今市场上难觅身影的毛鲧鱼。

因海船抵达穿山码头的时不定，“十三行”打烊时间也没有定规，起五更落半夜是小菜一碟，甚至隔三差五地通宵闹猛。在当年没有电灯的夜晚，“十三行”在所有店堂中央的上方高挂起一盏亮堂堂的汽油灯，再在账房先生的账桌上点一支蜡烛或放一盏美孚灯，方便其上账。

灯火通明的“十三行”是当年柴桥镇夜晚的独特一景。客去人散，几片店堂里仍回响着清脆的“噼里啪啦”声，这是账房先生们“撘账”的算盘珠子声，与串街走巷的馄饨担的梆子声，呼应唱和在古镇沉寂的夜空中。